

“怪老头”公爹笑了

【明慧网】我于一九九六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今年快七十岁了。我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的修炼路程，亲人们在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美好，他们都相信大法好。

“怪老头”公爹笑了

我结婚以后，从头到脚患了一身的病，这些病差不多都是结婚之后跟公爹生气患的。公爹是我们这十里八乡有名的“怪老头”，六亲不认，打骂老婆、儿女是家常便饭，街坊邻居都躲着他，生怕惹着他引火烧身。

我丈夫兄妹六人，三男三女，丈夫是老大。我结婚不久就怀孕了。一天清晨，我起来就呕吐不止，感到头重脚轻，只好躺在床上。这时公爹找上门来骂我，嫌我躺着。我慌慌张张的从床上爬起来，公爹不容我分辩，举起胳膊猛的推搡我，我脚下没站稳，重重的摔了一跤。谁料想，这一跤竟把我的孩子摔掉了。失去胎儿我痛苦万分，从此心里埋下对公爹怨恨的种子。

平时公爹总是无理取闹，不是跟我们要钱就是要东西。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我们真是天天躲着他。丈夫去上班，公爹经常堵在我家门口，闹着不让他儿子去走。

每逢过年，大年初一丈夫吓的赶紧插上大门，我们一家人都不敢出门。公爹一早就来“闹年”，他在我家门口垒上火池子，摆上祭品，烧纸、烧香、磕头，嘴里还念叨着，咒他大儿子早死。闹够了，再去二儿子、三

儿子家继续“闹年”。多年来，三个儿媳都不和公爹搭腔。

公爹和他女儿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直接跑到女儿的婆家去骂人，弄的他女儿脸面扫尽，气的三个女儿也都不和他搭腔。

我因为患病多年，中西医都治不好。有病乱投医，我学过其它的气功，没管用。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一身的病折磨的我生不如死。

在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时候，峰回路转。一九九八年春的一天清晨，我走在街上，看到有人在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神奇的功效。我想我也炼法轮功吧，看看到底能不能炼好我这一身的病。

炼功一段时间以后，不知不觉我身上有劲了，走路轻快了，一身的疾病不治自愈了，啥病都没了。谁见了我，都说我脸面红扑扑的，比年轻时都好看。

我每天到炼功点，跟着同修学法、炼功。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可我现在能读《转法轮》大法书了。我知道了作为修炼人首先得为别人着想，时时处处都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随着我心性的提高，我渐渐的放下了对公爹的怨恨心，遇到过年，给公爹去送钱，平时还经常买吃的、穿的给公婆送去。

公爹年龄大了，患了老年病，衣食住行都需要别人侍候。婆婆身体也不好，可是六个儿女谁都不愿意管。我想修炼人得听师父的话，处处都得替别人着想，在哪里都得做个好人，孝敬老人是我们做儿女的义务。



我跟丈夫提出去照顾公爹，我说：“咱爹年纪大了，现在有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需要儿女管了，咱俩带头去管管吧。”丈夫瞪着眼珠子，气哼哼地说：“哼！要去你去，我不管！”我看丈夫放不下对公爹的怨恨心，我笑了笑，说：“你不去，我自己去。”

每天到了公爹家里，我不嫌他脏，不嫌味儿，我就象女儿一样给公爹洗脸、喂饭。他拉、尿我也都不嫌弃。给他洗衣做饭，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公爹嘴上虽然没说啥，可眼里总是含笑看着我。他每次跟别人提起我时，总是竖起大拇指，夸我说：“俺大媳妇是炼法轮功的，是个大好人，比俺闺女都强。”

我天天去照顾公爹，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他们都对我丈夫说：“你真有福，找了一个好媳妇！你爹那么恶，你媳妇还天天去侍候他，真是个好人啊！”丈夫回家后，高兴地说：“你这功真好，对恶人都这么好，我以后再不反对你炼功了。”

公爹的其他儿女都说：“咱大嫂学法轮功真变了。当初咱爹那样伤害她，人家无怨无恨，象亲闺女一样侍候咱爹。现在这样的好人太难找了，看来咱们也得跟大嫂学学了。”

文/山东大法弟子◇

法轮功学员孙蝉在海南被警察绑架回安徽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徽报道）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安徽法轮功学员孙蝉女士在海口市灵山镇住所被海口市美兰区国保大队警察罗广海等人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后，被安徽警察劫持回宿松县。四月十二日，孙蝉回到宿松县哥哥家中。

孙蝉曾于二零二四年八月十日上午遭安徽省宿松县警察跨省上门骚扰。当时，宿松县大队队长蔡又松等三个警察使劲敲门，一警察竟从卫生间窗户跳入。孙蝉请对方出示证件，国保队长半遮盖的出示了一下证件，其中一警察举起手机就拍照，被孙蝉严厉制止。孙蝉出于体谅，还是请他们坐下来说话。警察称他们来是因为孙蝉申请相关部门信息公开。国保队长说，不要给他找事了。警察于中午离开。

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出租屋的房东给孙蝉打电话，叫她把放在楼底下的自行车挪走。孙蝉说楼下停了很多电动车都不挪，而自己的自行车是儿童骑的小型便车，基本不占地方，而且往哪儿挪呢？这时一群男警突然冲进来，原来他们拿着钥匙偷偷打开了出租屋的门，他们抓住孙蝉的胳膊，一男警马上把孙蝉家的摄像头野蛮扯下，另外几个男警察冲进房间非法抄家。一个灵山派出所的男警在孙蝉的要求下打开证件，上面写着“王金展”。

孙蝉是被警察抬着塞进警车、劫持到灵山派出所的。警察将她按到铁椅子上，铐上双手双脚。只听一陆姓女警察叫道：“把她铐起来，她散发传单，有人举报。”孙蝉问：“散发的什么传单？”警察说是《周报》。穿黑T恤男警开始做笔录，但孙蝉没有回答。所谓笔录做完后，穿红T恤的警察催促孙蝉在笔录上签字。孙蝉看到笔录中没有一句是自己说的，其中还写到

有人在海建家园小区发现一张传单，警察称比对DNA与孙蝉的一致。警察还当场出示的那张传单，是“祝你平安”。孙蝉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海建家园在哪里。在警察反复催促下，孙蝉在笔录上写下：非法构陷。

这时孙蝉的哥哥打来电话，孙蝉刚说了一句“我被绑架了”，那个叫王金展的警察一下子就冲过来夺下手机，并威胁：“谁打来的？你叫他过来试试看！”孙蝉说：“我没有违法，你拿我手机干什么？还给我。”王金展手指着孙蝉一通威胁：“看我不收拾你！”“你等着！”

到晚饭时间，四名警察将孙蝉劫持到海口市拘留所，对她非法拘留十五天。当晚，拘留所女狱警张艳琴与四、五个男警合力将孙蝉铐在刑具“约束床”上。她整整被铐了三天。孙蝉曾质问狱警：“我被铐在约束床上的依据是什么？你们的执行标准是什么？我本来就没有违法，你们凭的是什么？拘留所可以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吗？”当班女狱警则说：“要是伤了会给你治疗、吃药。”

五天后（约三月三十一日），海口市国保大队队长李余波带了六人到拘留所给孙蝉洗脑，这些人轮番侮辱、谩骂孙蝉，只要孙蝉一张嘴，三个男狱大就发疯似的扇打或扼掐孙蝉。孙蝉不得不多次绝食抵制迫害。

在结束非法拘留的当天（约四月十日），孙蝉被从安徽赶过来的宿松县国保警察接走。四月十二日，孙蝉回到宿松县哥哥的家中。

二十三年前因插播遭诬判重刑据明慧网信息，孙蝉女士是安庆市人，现年约50岁左右，她曾于二十三年前因插播法轮功真相遭中共非法判刑十三年。

二零零二年五月，孙蝉（孙

婵）、孙方熙、张家林等八位法轮功学员试图在合肥有线电视网上插播法轮功真相视频，过程中因被有线电视人员发现而被警察绑架。此事被当地“610”、公检法视为大案，秘密对八位法轮功学员进行司法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孙蝉等八位法轮功学员遭合肥市包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五至十三年。其中孙蝉十三年，孙方熙十三年，张家林十二年，郑德明七年，彭海鹰五年，另有三人信息不明。法轮功学员上诉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非法驳回维持原判。

时年28岁的孙蝉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在狱中，因孙蝉拒绝穿囚服，狱警令犯人集体罚站，以激起所谓众怒，放任恶囚毒打孙蝉。身体单薄、个头不大的孙蝉被打得遍体伤痕。

监狱为了逼迫孙蝉放弃法轮大法信仰，每年都要把她拉到“转化基地”作为重点迫害对象。十三年中，孙蝉经历了吊铐、电击、捆绑、毒打、罚站、不让睡觉、不给吃饭、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漱等各种非人折磨。

监狱还频繁将孙蝉换监区关押，怕她在一个监区呆时间长了会影响其他人。监狱的十几个监区，绝大部分监区孙蝉都被关过。频繁换监区等于是对孙蝉加重迫害。因为她每到一个新监区，狱警和犯人都以各种借口折磨她，毒打她。

在十三年的冤狱中，孙蝉不配合邪恶的指令，拒绝“转化”，非法刑期一天没有减少。从近“而立之年”被非法关押，到“不惑之年”出狱，孙蝉所经历的迫害是一般人无法想象和承受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共的邪恶与残暴。◇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